

新作品

杨绛

庙前“耕读”往事

□何申

热河城北外八庙中有座普宁寺,内有大佛又称大佛寺。1976年秋,我背着行李,手持介绍信回路到寺前,老喇嘛说现今不收出家人。我苦笑,方知面南不出十数步,才是我的工作——承德地区“五七”干校。上班第一天,发镰刀一放进沟里收秋,晚上归来住防震棚(只有顶棚),床下的白菜还未长成。同年毕业分来的学生多感失意。我还行,五载插队三年寒窗,知道世事难料要随遇而安。何况,在光线暗暗的老屋内,我发现了“宝藏”:原热河省委党校图书馆的藏书,现封存于干校图书室书库。

书库,在一楼不见阳光的深处,三间大屋门窗紧闭玻璃糊严。管理员老大姐整日在阅览室守着有数的几本红书、杂志,身后挂在墙上的库房钥匙锈迹斑斑。初来乍到,孤身一人,小小教员,想进书库,势比开山,还好,机会忽至:老大姐搬家,我拣大件扛,储冬煤,我拣大块搬;买白菜,我拣大捆抱。久而久之,老大姐感动,说你年龄不小着急搞对象不?我说搞对象不急,急的是进库房一看。老大姐为难却也答应,星期天早饭后,楼内无人,她开锁,我进入,她在外锁上回家,我在内中“潜伏”。

库房内霉气浓烈阴气森森,书架压得东倒西歪,一旁书刊堆积如山高及房顶。借着窗缝儿射进的光线,我匆匆翻阅。天呀!全是难得一见的“文革”前的图书和杂志,其中不乏中外名著。想这些书一个人漂泊在外,前景茫茫,心意彷徨,喧闹之余,偶然得一两本被运动禁了的书,如获至宝,偷偷读了,品味内中故事、人物、事理,深受启迪,比起时兴的满篇豪言壮语的书,不知强过多少。而今我有幸身临书山,莫非天意!真比坐在金山银山里还要高兴!

楼道里老大姐干咳两声,那是让我出来的信号。我满头灰尘,恋恋不舍。到院院里,日头过午。老大姐道歉说一忙忘了,我说不如忘到天黑。往下的难题是,既便能将书拿出来,又去何处读?毕竟大学毕业分配我到这里马列教研室当教员,读经典看四卷没人说什么,可忽然间你捧一本《东周列国演义》,再夹一本《红与黑》,你想干啥?你的心是红是黑?干校生活会上从来刺刀见红,绝对会毫不留情地质问你。

天转凉,地蒙霜。再住防震棚受不了,才搬进楼内。宿舍紧张,老楼书库旁有一大室,空荡荡有几个大水池,镶着白瓷砖,不知是开玩笑还是真的,说这池曾为医学院浸放尸体所用。内套一小屋,有点恐怖,谁也不愿住。我说我失眠会影响旁人,我去。于是我就住了单间,而且有两道门,相当隐蔽,我暗喜。

第一次偷着拿回宿舍的,是1950年至1957年的《新观察》合订本,一大摞。多亏离得近,几步就到。《新观察》内容丰富,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艺术等各个领域,非常耐看。其中文艺栏自有连载小说,裕容龄的《清宫琐记》格外引人。这部作品,即便“文革”前也难看到。随文附有大量的照片,如慈禧扮观音等等,都是容龄哥哥拍摄的。此外,还有许多史学研究、时事杂评、地方风貌、民生调查,我都看得津津有味。随后我又拿回很多书刊,其中有许多内部发行的十六开黄皮简本《文史资料》,既有我党我军领导人,又有众多民国名人、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,实为难得一见。

在读书之前还有些事要做:窗户关严,下部用报纸糊上(没有窗帘);把电灯拉低,用硬纸做一罩,免得灯光扩散。倒一杯水,有半个馒头最好,然后就俯下疲惫的身子(抡了一天大锤,学大寨,治山沟)读起来。1976年的漫漫冬夜,我就是这样过来的。那个冬夜夜读,令我受益极大。中国悠久历史和众多历史人物,看来并非像运动以来评判得那么简单。我们自以为了不起,无知隔断了历史隔绝于世界,剩下更多的只能是愚昧与狂妄。这种状况,应该结束了……

形势发展很快,干校已成强弩之末,学员班减少,然山地依在,干校教员就成了地里的长工。我虎背“狼”腰,属头等劳动力,可29斤的口粮定量,清汤寡水,夜读常常变成“饿读”,绝非戏说。热河城里,举目无亲;天津家中,老父丧命于运动中,老母等人尚未从惊慌中脱身。思想往事,难以开怀;举目前景:家庭出身、本人政治面貌、搞对象、成家……一片茫然。干校没有后墙,抬脚就到大佛寺,与把门的熟识,5分钱门票也不用。面对大乘之阁四字匾额“鸿庥普蔭”,想唐僧西天取大乘经普度众生,如建宏厦大厦为世人遮荫纳凉。其间历尽艰辛,然心中有奠基之物——经卷,便意志不摧。我欲砥力前行,亦需有“经卷”垫基,这“经卷”就是书籍。

肚里可少食,手中必有书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书库开封,我尽情阅览,方法一是“粗读快览”,建书目索引于心;二是“精读细研”,与工作喜爱相辅。成家之后住家属院,后窗正对大佛寺。看寺庙大佛重整殿宇再塑金身,我亦于陋室中寻方向,开始小创作。前期的阅读对我的帮助很大,尽管提起笔写小说我已年过三十,属大龄文学青年,但很快我的作品就能发表了。在党校教哲学6年后,我意识到读书要与实践结合。1982年10月,我调到宣传部从事干事做起;1984年2月,任宣传科长;8月,第一个中篇小说《云雾缭绕铁塔》在《小说家》发表;12月,任承德地区文化局局长;转年,发表中篇《孔家巷闲话》等;再往下就有了《乡镇干部》《年前年后》……

后来党校有人进图书馆,出来说发现一秘密:差不多所有图书的借书卡片上,都有老何的名字,许多卡上,就他一个人名。



孤独的树 李彦作



莫吉題

“瞧瞧”大姥爷

大姥爷的外号叫个“瞧瞧”。什么东西打他眼前一过,和从别人眼前过很不一样。从他眼前一过,不叫“瞭看”,而是变成了“瞧瞧”。“瞧瞧”大姥爷在儿子娶亲的那几天就瞧着屋顶发起了呆。就有人怀疑“瞧瞧”是不是瞧破了屋顶,瞧到了天上去。从大门口路过的邻居瞧见他瞧了一个礼拜屋顶,便在嘀咕:“天上能有啥?”那人想是这么想,视线从屋里拽出来,学着大姥爷的样子蹿上房。那时的天格外晴朗。几次,人家问他:“做啥?”他说:“瞧瞧哇!”再问:“瞭见个啥?”又说:“没瞧好!”还是没人知道他每天瞧个啥。说来说去,他卖自家屋檩给儿子娶亲没啥可说的。关键在于他为办这件没啥可说的事把他多的坟给掘了。弟兄几个看不惯“浑六六”的一口好棺被劈成了他一家人的屋上檩。

“浑六六”黑了大姥爷的心(“浑六六”棺材即木料皆六尺厚,好棺)。大姥爷瞧的是屋顶,动的是地底下的脑筋。他先是在一个上午,将九对旧檩从屋顶抽下来,码放在一辆板车上,跟人联系好,一天便卖了出去(钱用来给儿子娶媳妇)。大姥爷做完,犹豫了一会儿。而后,又在凌晨出发走向了墓园。大姥爷挖坟前没做做过忏悔?从我姥和娘,以及村里老人的嘴里,我没得得来答案。在此,我想遏止如墓园里野草般滋长的想象力。单说大姥爷在一个凌晨从墓园里走了出来。那时,我姥爷们的爹的尸骨撒得遍地。

从这开始说,小块的尸骨稀稀落落散在了那条乡间窄道上。哦乖乖!姥爷气得两眼放光,从墓园疯跑向大姥爷家。那时,大姥爷没在家,他就自个儿站在屋里仰头瞧屋顶上的红檩。哦乖乖!大姥爷回到家时,姥爷已从村东来到了村中间。哦乖乖!他一路想着,踏入村西范围时下了决心。他不跟老大过话,还波及到村上人,人们也开始躲“瞧瞧”。

几年后,有人找姥爷扯闲,使劲把话往老大“瞧瞧”身上扯。大伙试图劝一劝。“远的近不了,近的远不了,毕竟亲兄弟。”说来说去,可姥爷管不了渐渐白花的眼睛(那时,他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白内障),一说“瞧瞧”,他眼前立刻从土里跳出一口乱乱的棺材。人说:“你大哥……”他说:“浑六六啊可是!”人说:“……知道错啦!”他说:“一层好漆……”

想劝的只能作罢,任由他们越来越像陌生人,情况直到地震那一年。那天下着雨,村东的大姥爷爬出瓦砾堆还晃着。有人就瞧见她跟随着向西跑。脚上没有鞋,他便赤脚在泥泞里跑啊跑。瓦砾堆里不时有声音传出来,问“瞧瞧”:“做啥去?”大姥爷说:“瞧瞧去!”很多人奇怪“瞧瞧”去村西头瞧个啥。大伙一时间忘记村西他还有亲人。平常,我大姥爷说完瞧瞧,底下就没话了。这天奇怪,他说完瞧瞧,自个儿仍在说:“老三家娘几个不知有事没事!”

我觉得,大姥爷“瞧瞧”并不太坏。我姥不该那么对待人家。当时,我姥抱着娘见到他跑过来,先一愣,接着灰脸越拉越长,对他说:“来瞧瞧我们全家死光没啊?”大姥爷一愣,接着灰脸又越来越红,又一愣,就走了。

光棍二姥爷

二姥爷被抓了七年壮丁,回来后成了光棍。原来的二姥爷在家带一个女儿过了四年。最后,大伙劝她:“死在外面啦,死在外面啦。”她无望了。三年后,走了一步,嫁去了马州外的一处地方。二姥爷却在七年后的一个夏天,背着一个包袱回到了金灿灿的马州。大伙停下手里的活儿,站在麦田里,一手提着镰刀,一手搭着凉棚,前前后后、远远近近地瞧着他:“你咋能从外面回呢?”我娘从麦田跑到家,一边跑一边喊:“二伯回来啦!”姥姥一愣,姥爷放下手上的渔具,也一愣。脚步声近了,二姥爷推开门时,他们还都愣愣地瞧大门口。起先,二姥爷在姥姥家吃住。几天过去,他找时候给姥姥说话:“还是我自个儿过!”姥姥瞧不上老二,让他吃剩菜,不让他上桌。每次,一家人在桌上,二姥爷就在墙角,端着饭不敢夹菜。姥姥给他夹几次,后来打搅,也不敢夹了,便偷偷给我娘使眼色。我娘就去夹。其实,他活着回来自己也没想到。有时,他给姥姥说心里话:“我这趟不该回……”俩人蹴在田边瞧着天。最后,瘫坐在草秸上吧嗒着旱烟,抹眼睛。二姥爷在外七年,身体垮了。青年时的哮喘回马州后越犯越重。俩人说不几句话,他就开始“喉吧”。姥姥在旁等,烟灰磕打在地。然后,俩人再说几句,再“噫噫”响。自个儿撞一个门儿,过着过着就衰败了。在临死前几年,我娘亲见他晚上跪在炕上,头下迭着两个拳头,拳头顶着枕头睡觉。转头,问他为啥那个姿势?他拿最低的声音给你“呼呼”地说:“不——这——样——出——不——来——气——睡——不——着——哇!”

二姥爷死在了那一年的小年夜,头夜吃过姥姥送去的饺子。第二天清早,姥爷又去送时,他已从炕上溜溜到了地上。二姥爷的一生是惨淡的一生。在他

“龙楼凤阙不肯住,飞腾直欲天台去”,这是谁说的?是诗仙李白。李白对一座山竟然有如此向往之情,可见这山的非一般。果然就看到了太白读书堂旧址,李白果然在天台山结庐而住,满足而去。还有一个人喜欢天台山,那就是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。徐霞客走的地方可谓多,哪个好景没有见过,可是徐霞客三上天台山,住了20多天,并写下两篇感悟,而且赫然标于《徐霞客游记》篇首,只要打开此书,就打开了天台山的风光。说天台山好,还不光是他们两个,有312位唐朝诗人也都来过。312位?我数都数不过来,天台山却记住了。王羲之、朱熹、康有为等历朝大家,也是慕其名而登其山,走一遭才舒服。巧的是这里还是济公的故里,济公出生在这里没的说,他不出生在天台山又该出生在哪里呢?这就给天台山留下了许多的得意,因而天台山就说了,俺是唐诗之路的目的地,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地,佛教南宗的发源地。江南四大名山之首还没说呢。这样一来,天台山怎能不拽着我的脚步匆匆而来?我一来就来了三次。这么说,我与徐霞客来的

四兄弟

□唐棣



玉米地 徐晓燕作

惨淡的一生里,惟一值得可喜的,就像我姥所说:“他倒是个饱死鬼!”

愣头青姥爷

在马州养羊的人群中,我姥爷很有名。都说他的羊奶不给人喝(有的家专门给缺奶的娃娃喝),倒流进了猪嘴。他的猪和别人的猪是相同的。“猪日子再好,吃的再美,难逃一刀”——好多人这么说,姥爷要是听取意见,早改了。发现我姥爷挑剔之后,很多人研究起了他具体哪里挑。乡亲们还拎了出来说:“他愣头青的所作所为明摆着嘛!”对于喂猪来说,羊不过一个工具。每年,人们都会围着他的猪,说他的猪像膨胀的棉花团。这时,姥爷要把猪说在羊身上。

“你啥羊!我啥羊!” “愣头青,我们在说猪啊。” “说猪不能不说羊,没有羊也有猪。可没有羊的猪就一定不是你们瞧见的猪!”

在姥爷这里,工具也影响结果。大伙围着他的猪转圈儿,就得听着他的转圈儿话。年年,是这帮人围着。年年,把羊的事说一遍。几年后,姥爷猛然发现话说了几年,而事没变。他考虑大伙在拿他愣头青取乐。姥爷的羊毛身要光滑柔顺,不许杂毛,再者耳朵要大,还有就是皮袋奶。关于“皮袋奶”,姥爷闹过一次笑话。那次,他在集市买羊。羊贩子们围上他介绍自己的羊。姥爷从上述几点来筛选。最后,围了一圈儿人盯着他挑中的一头羊。

“噢?” 姥爷伸手去摸羊奶子。 羊贩子:“你挑女人呢?” 姥爷不管他,继续摸羊奶子。 “还得摸大腿缝缝儿吧?” “我告诉你,将来挑小媳妇要瞧这,女子和羊有一个地方相同,乳头如红豆粒,挺拔才好。对我,是猪好。对你可不同。” 那人半天没想明白他的话,只说:“这青年,有意思!”

从集市牵回羊。那人以后见姥爷便点头哈腰。好羊给他留着,俩人因姥爷养羊养得比一般人“有意思”而成了朋友。一天,说话扯到女子。“给你说一个?”既是朋友,姥爷没多想。“点头哈腰”又说:“一,咱是朋友。二来,见猪如见人!跟你过日子有保证!” 其实,姥爷对羊精挑细选不该摊上赖女子。20多年,姥爷在生活上没说过几句话。之前,去买羊卖猪要蒙蒙亮左右的光景出发,晌午,和相熟的老板式一起吃喝,下午回家走时,遇上邻村的还要聊几句。打从“点头哈腰”给姥爷介绍我姥姥,姥爷是不非去不可,绝不上集,非说不可,绝不说话。

婚事在他把一口肥猪作贺礼赶进我姥家猪圈后定下了。生活一段时间,姥爷发现不对劲儿——我姥在“点头哈腰”的说辞里,是个温柔、善良、会过日子的女子。姥爷越看眼前这女子,越恨“点头哈腰”。他恨不是因为被骗了,还因为他们有朋友这层关系,被朋友骗和被陌生人骗很不一样。一次,憋不住,气冲撞了我姥一眼,出了门,上集找“点头哈腰”理论。冲到了集市,远远看见“点头哈腰”,他长出了口气,冲进人群:

“你我到底是不是朋友?” “点头哈腰”看他来了,正要跟他说话。

神秀天台山

□王剑冰

次数一样,说起来心里就滋润。三上天台山,要说感受得够多了吧,可是一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。我的话语一到这里就磕碰住了,不知道从何处说起。我看到老至隋朝的塔和依然开放的隋朝的梅,老得苍茫一片。我看见山下田野里一片片紫云英红红紫紫。我看到朱元璋未做皇帝时讨饭来过的地方,不知是真是假。我看见山上跑着的小狗牛,这独有的景象分外有趣。我看见泛着红色的赤城山,李白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掩赤城”就是说的它,赤城山是天台的标志。我看见济公故里满墙满院都五彩缤纷,那是为济公公开的花。夜晚住在国清寺,一夜安静得让我醒了几次,我还真受不了这天仙居。早晨一睁眼就打开了阳台门,哎呀,那个云雾,怎么就在我的周围缠绕着。一层没有一层有

姥爷说:“少来这套!” “这是咋啦?大伙散了吧,我朋友找我有大事。” 大伙散了。他俩蹴在集市一角,姥爷把我姥的事情给他说了,说完一瞪眼:

“你也散了吧,以后咱再不是朋友!” 这人对人点头哈腰,但姥爷觉得没看清他!买羊再不买他的,也不给他介绍买卖,哥儿几个问好羊哪里买,他改了说法,说知不道。其实,不大的地方买卖靠熟人映衬,缺了姥爷的带动,“点头哈腰”的生意越来越差,没多久,便改行收猪去了。

沉默的四姥爷

要说真光棍,还是四姥爷。不晓得为啥,姥爷甘愿为他受冤枉。他们的故事从一段对话开始—— “盘算借点钱。” “做啥?” “找人说亲得有间房,不是?”

四姥爷一走,姥爷开始研究这事怎么去和我姥说。是从兄弟几个他们俩最好开始说?还是从老弟有病开始说?要不从老弟没个媳妇怪孤单说……他还是觉得会说越说越糊涂。既然,说不过去的事情,不如不说。他在这个理儿的支配下想出的主意是,把猪牵到集市上卖掉再想别的。谁不愿跟那帮牲口贩子打交道,觉得看不清他们。谁知道一来集市,几个猪贩子两眼放光,围上这猪,价格却谈不拢,不是多几十,就是少几十。后来,“点头哈腰”挤进了人群。他还是老样子,半跪在猪脸前,仔细瞅了瞅牙口,回头大喊:“好猪啊!”袖筒里比价时,姥爷觉得奇怪。这时,他把100元往他手心一拍,他就明白了。可这钱在手心没捂热乎,他就又不明白了——他怀疑没看清这人。

姥爷把买猪的钱偷偷给四姥爷的事,在挖地基的头一天败露了。

我姥开始还把话头放在偷偷借钱给老四盖房上,掏心扒肺地说,声泪俱下地说。后来,由此及彼,说到了他们的相识,说姥爷娶她的财礼是一口猪,自己是个大活人,等于说他在他心里好比猪!说着说着,觉得不好听,又否定刚才的话。从他们的介绍人“点头哈腰”说起,说不是叔夸你养猪是马州最肥,才不嫁你!又说了半天,顾不得姥爷肚子咕咕叫,非得自己说痛快。临下炕,我姥的话势必回到原点:“你跟老四俩过挺好!”我姥东一句西一句的意思,归置起来就是赖姥爷心里没她!

姥爷把四姥爷请的泥瓦匠统统骂走。四姥爷也遗传了家族的哮喘病。后来,我姥刚靠近宅基地,四姥爷就神奇地开始了喘气。谁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。不一会儿,我姥还真就来了。泥瓦匠有时是靠四姥爷的反映判断什么时候赶紧躲开的。我姥又穿着站在空荡荡的地基上开骂,一副威风凛凛的模样。四姥爷蹴在墙角,残兵败将似的哆嗦着。骂够了,还从他身边旁若无人地走开。四姥爷的房没有盖成,四姥爷的病却越来越重,后来,就卧床不起了。

四姥爷葬礼那天,我姥在院里呆立良久。他瞧着那只本来叫得欢天喜地的黄鸟滴水不进的模样发呆。我姥在门口叫:“愣头青!”姥爷没回话,从条绳上摘下鸟笼,小声说:“快飞吧,找个快乐的人家去!”然后,拔开了小门。姥爷从墓园回来便搬到了偏房住。打从这天,长久而沉默的抗争也就开始了。

沿着山路一路逶迤,越往上越难行,不是因为路,是因为云雾,云雾将整个山都罩住了,车子在罩子里小心。最后弃车而行,就看见了徐霞客上山的故事,不免为徐霞客感叹,老徐为的是什么,整日里翻山越岭,专走艰难。老徐这才是境界。那条古道好险,爬上去别说话,只顾喘气。爬上去就见了一棵棵弯腰拉胯的树,妖魔一般在云雾间舞,问了才知道,都是些古茶树,古老得成了这般模样。棵棵都似象形文字。像什么?像天台山的云雾,干脆说吧,那就是天台山云雾的风骨。我在一根根风骨中冷得发抖,而我的周围竟然都是茶林,海一般汹涌澎湃,我甚至相信,那些云雾是因为这汹涌澎湃而起的。不,我随时又有发现,参差不齐、千差万别的高峰,在更远的地方汹涌澎湃,啊,不起云雾才怪!云雾咕嘟咕嘟冒着,你不知道从哪冒,风挑起来,这里轻,那里浓,最后风也没有办法,就下一场细雨来,细雨没有将云雾打散,反倒将我们一行打得向下跑去。就又想起徐霞客,想起李白,想起那312位诗人,最后我们都成了癫狂的济公。